

UNDERSEA FLEET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海底舰队

郭建中 主编

[美] 弗里德里克·波尔 杰克·威廉姆逊 著 白锡嘉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海底舰队

UNDERSEA FLEET

郭建中 主编

[美] 弗里德里克·波尔 杰克·威廉姆逊 著 白锡嘉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外国科幻小说译丛

海底舰队

郭建中主编

责任编辑 管黔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市邙山书刊装璜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2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15-03713-4/I·515 定价:7.00 元

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

——代序

郭建中

世界的迅猛发展，终于赶上了科幻小说。今天，我们正生活在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里。

我们今天的生活，已大大不同于我们父辈的生活，更不同于我们祖辈的生活。人类正骑在科学技术这匹骏马的马背上，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未来飞奔，而且，我们已“骑马难下”，因为一旦下马，就将为时代所淘汰而被摔得“粉身碎骨”！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我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我们也可以在自家打电话到世界各地，比市内电话还要迅捷、清晰，甚至还可以目睹通话人的音容笑貌；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居室的温度和湿度，制造自己所需的“小气候”；在这个星球上，每时每刻，多少人正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各地穿梭旅行——从上海到东京，只需两个多小时，相当于从杭州到北京的时间；从中国去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能在日历上的同一天到达；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登上月球，还有一些人长期生活在绕地球运行的空间实验站上；自从人类从魔瓶中释放出了原子能这个“巨人”后，我们中的极少数几个人，在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消灭另一个国家，乃至毁

灭全世界；婴儿可以从试管中诞生；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已被冷冻，等待将来“妙手”使他们“回生”……所有这一切，不正是科幻小说所描写的世界吗？

正如美国科幻小说泰斗阿西莫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科幻小说家所指出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科幻小说家在本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所描写的世界。在 50 年代，宇宙航行还是科幻小说的主题，而今天，却早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科幻小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世界正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在不断变化。人类要么适应这种变化，要么使这种变化适应人类，否则人类必将灭亡。

美国科幻评论界的权威詹姆斯·冈恩教授指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时代将很快会发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中，变化就是我们的现实。要读反映现实的文学，就要读描写这种变化的文学，这就是科幻小说。”

因此，科幻小说热在国外方兴未艾。仅在美国，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就有 1500 种以上，占全部小说类的 20% 到 25%。《纽约时报》每周公布的十本畅销书中，至少有一至两本是科幻小说，有的甚至名列榜首或连续数周榜上有名。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票房价值最高的三部电影都是科幻电影：《外星人》、《星球大战》和《帝国反击》。1986 年 7 部卖座率最高的电影中，有 6 部是科幻片！美国各大电视网甚至有时在黄金时间播放《星际旅行》等受人欢迎的科幻电视片。每年轮流在世界各地召开的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年会，到会人数常在 1000 至 2000 人，1984 年在美国阿纳海姆市召开的年会，出席者近 10 万之众，盛况空前！在历史上，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从未造成

这样规模的轰动！更不容忽视的是科幻小说和影视所产生的“文化震荡”。从T恤衫到儿童玩具及电子游戏，从早餐吃的燕麦片和服饰家具，乃至各种商标广告，不少都取材于科幻小说和科幻影视片。可以说，科幻小说的影响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

优秀的科幻小说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好的科幻作家往往能在现实科学水平的基础上，预示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向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凡尔纳严谨的科学幻想，预示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即使以当代的科幻小说而言，也不乏这样的例子。美国作家斯密特在1940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灰色的摄影师》中，想象两个银河座相碰会产生放射源，而这种效应的实际科学发现则在15年以后。1964年，与阿西莫夫齐名的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瑟·克拉克发表《太阳帆船》后不久，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就对利用该小说中描述的“太阳风”着手进行研究，很快在宇宙航行的太空实验站中获得广泛的应用。1965年，法国作家巴尔纳在科幻小说《干燥》中，想象整个地球的海洋都铺满了石油。后来，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世界沿海国家的海洋石油钻探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看来，好的科幻小说确实有一定的科学预见性。当然，最近二三十年来，科幻小说的内容已不再局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各种“新玩意儿”的发明，它还涉及广泛的社会问题：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污染、核战争乃至星球大战等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政治、社会和伦理道德等问题。

因此，阅读科幻小说，能启迪青少年的智慧，丰富他们的想像力，引起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探索。在谈到科幻小说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培养学生爱好科学的作用时，阿西莫夫

说：“有一点差不多是肯定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读科幻小说，长大后比较有可能从事科学工作。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了引导人们去学习科学，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阅读科幻小说，例如 9 岁，10 岁……最多也不能超过 12 岁。”他还说，“科幻小说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是一种极好的、健康的食粮。”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多次向我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建议：“中国应当提倡科学幻想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关系到出人才的问题。”她也认为，“科幻小说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能够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然而，我国当前科幻小说凋零的局面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不相称的。振兴和繁荣科幻小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四化的需要和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期望。我们杭州大学外语系科幻小说研究中心，愿以评介外国优秀科幻小说为已任，为振兴和繁荣我国科幻小说的创作、翻译和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1991 年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将在我国成都召开。我们相信，以此为契机，科幻小说将重新在中国文艺百花园中作为一朵鲜艳的奇花而大放异彩！

1991 年元旦

目 录

1	深海幻觉.....	(1)
2	海洋绝地	(12)
3	再创新纪录	(24)
4	潮汐不等人	(37)
5	深海怪客	(48)
6	珍珠眼	(59)
7	海底生还	(70)
8	半人半兽	(78)
9	萨加索堡	(92)
10	海沟变故	(102)
11	毕业周	(111)
12	破船	(119)
13	深海追踪	(128)
14	深海遭遇战	(136)

15	弃船	(144)
16	海底隐士	(153)
17	海底山的克雷肯	(161)
18	汤加海沟之战	(171)
19	深海蛇龙阵	(179)
20	软体动物已经成熟	(186)
21	在“杀人鲸号”巡洋舰上	(195)
22	惊慌是大敌	(203)

1

深海幻觉



们凌晨4点登上了训练艇。

离天明还早着呢。海是一面平静、幽黑的镜子，在星光下缓缓地起伏着。我警觉地站立着，通过眼角我可以看见远处深海军校的船坞。它透出的一丝光亮，勾勒出百慕大群岛又低又黑的轮廓。

军校生船长罗杰·费尔夫厉声叫道：“军校生！以班为单位，集合！”

我们编队中的所有人都“刷”地立正了。训练船是一条巨大的深海筏，像一座冰山那样轻快和优雅。深海拖船像一群乌龟一样围着它团团转，又推又拽地把我们拉出海去。我们仍以点名队列站在训练船的甲板上，但船早已在大海的汹涌波涛中颠簸摇晃了。

我几乎在发抖，这不仅是因为从遥远的大西洋一带吹来的风，这是兴奋之极的颤抖。我又回到了深海军校！我们回船

舱时，鲍勃·埃斯科在我旁边，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热情。我们两人都一度对重新参加军校生集合点名绝望了。可是现在，我们回来了！

鲍勃对我耳语道：“杰姆，杰姆！我希望——”

整个队列突然静了下来，他也住口不说了。不过他无需说完整个句子，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鲍勃和我——我的名字叫杰姆·伊登，深海军校的学生——几乎一度没有了任何希望。我们被丢脸地赶出了军校——然而我们挣扎着回来了，我们又是正式的军校生了。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通过传统的徒身潜水的测验。鲍勃看来有点问题。他体格还有些弱点，使他害怕潜水，尽管他一直力图克服，却难以成功。这好比要一个恐高症患者跳伞一样。这不是恐惧，也谈不上弱点。他生来就如此。

“点名！”

费尔夫船长下达了命令，我们长长的队列高声叫着各自的编号。在黑暗中——离黎明还早呢——我看不见队列的那一头，不过借着船长警棍头部的电筒灯光，我可以看见军校生船长费尔夫。这是颇为振奋的景象：船长笔挺地站着，军校生们肃然立正，队伍隐没在黑暗中。训练船熠熠发光的甲板，海面上波光粼粼。

我们这些人不久将指挥这支海底舰队！

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历经奋斗才有了今天。这就是为什么鲍勃·埃斯科要日复一日地埋头于那些要命的考试、工作和学习中的原因。深海是一剂兴奋药——我的叔叔斯图亚特·

伊登就是这样说的，他把他的整个生命献给了深海。有时深海生活的确很苦，但一旦尝到滋味，你就再也离不开了。

船长费尔夫叫道：“班长报告人数！”

“一班全部到齐，长官！”

“二班全部到齐，长官！”

“三班全部到齐，长官！”

军校生船长向三个班长举手还礼，急促向后转并向舰队教官布莱曼高声报告：“人员全部到齐，长官！”

舰队教官布莱曼从他站立的舰首指挥塔的下风处向他还礼。他大步走向前，一副老资格海员的散漫打扮。他是个高大、棕色、瘦削的人，脸像一条饥饿中的鲨鱼。我们站在队列中的人只能看见他的身影——地平线上刚刚露出一一点鱼肚白——不过我可以感觉到他那双扫视我们的凶狠的眼睛。布莱曼教官是全军校闻名的严厉的、一丝不苟的教官。必要时他会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训练下去，以确保班上的每一个军校生的每一个深海操作动作都准确无误。他对低能的蔑视是人人皆知的。在布莱曼的眼里，任何一个达不到他的下潜深度和持久记录的人都是低能儿。

15年前，他的记录在全世界都无人超越——连接近都很难！他说话时，我们都会认真倾听。

“稍息！”他朝我们叫道。“今天你们将进行潜水深度资格测验。我希望船上的每个人都能一次通过。你们都很棒，军医是这样告诉我的。你们都知道你们必须做什么——不过，我怕万一你们中有人耳聋了或是睡着了，所以我要再重复一遍。这

样有人若通不过，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辩解了！”

“徒身潜水是你们在学校训练的重要内容。每位军校生必须通过一项海底体育项目才能毕业。今天此时此刻将进行潜水测验，如果不及格，你们的体育就将不及格。

他停下来扫视了我们一遍。我现在可以看清他的脸了，虽然在阴影中，但轮廓分明。他说：“你们大概在心里想，我们的海底体育训练太艰苦了。训练的确很艰苦。我们就是要坚持苦练。你们在这所军校受到的体育训练可以在未来挽救生命，或许就是你们自己的生命！”

“海底运动是无情的，因为大海就是无情的。如果你们看到过波涛是怎样从船身的裂缝中涌进来的，或者是怎样压碎海底城的拱顶的话——你们就会明白的！如果你们还不明白，那么记住我的话：海洋是无情的。

“我们有一个敌人，先生们。这个敌人的名字叫‘静水压力’。我们呆在海底的每一分钟都在与这个敌人作伴——它时刻在等待着要你的命。当你在水下2英里处的地方时，你绝对不能犯错误！你犯不起！如果你犯了错误——如果你打算在静水压力下屈服——我的建议是，你不妨现在就屈服。在深海里，一个错误意味着有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静水压力！永远不要忘记它！当你下潜后，每平方英寸大概要承受半磅的压力。你们自己算算看吧！这是指1英里深的水下——1英里算什么，先生们，这只不过是深海的表皮！到了深海，每平方英寸要承受1吨以上的压力。一个人的表面要承受数千吨的压力。

“没有一个人经受这样的磨难后还会活着来谈论它。没有抗压潜水服你根本做不到，而唯一能做到的潜水服是用‘压得耐’技术制成的。”站在我身边的鲍勃·埃斯科插了我一下。“压得耐”——这是我叔叔的伟大发明！我认真地听着，身体站得更直了，努力不让我的自豪显露出来。

天还不是大亮，但布莱曼上尉的眼睛是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的。他狠狠盯了鲍勃一眼。“我们正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他接着说，“今天你们这些新海员们将对整个舰队作出贡献。我们将到达更深的地方——不仅用‘压得耐’潜水服，也要徒身潜水。我们不但要不断改进我们的设备，舰队军医们也在试图改进我们自己！”

“就今天来说，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注射一种适应深海的新型药剂。我们下潜后，你们将去军医那里报到并注射其中一种药剂。它的用途是帮助你克服肌肉损伤和幻觉。简单地说，它会让你更强壮，更聪明！它也许有效，但我不能肯定。他们告诉我，它并不总是有效的。真实情况是，有时它起另一种作用……

“幻觉！这是徒身潜水的危险所在，各位！到达一定的深度以后，真正的海员与那些生手就区别开来了。因为再往下约100米，我们便会遇到人们所说的‘深海幻觉’了。”

“深海幻觉，”他停下来严厉地看着我们。“这是疯狂的一种形态，而且它会致人于死地。我就知道，有人下去后就把潜水面具撕掉了。我问他们——几个幸存者——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诸如‘我想把氧气面具送给一条鱼’等等。疯狂！打

了这些针可以帮助你们战胜它。不管怎么说，军医说它可以帮助你们这些生手中的一些人。但是你们中的有些人会发现它适得其反——不是减少你的恐惧，而是让你更过敏！”

我听见鲍勃·埃斯科在我旁边阴郁地自言自语：“那是我。算我走运！”

我刚要说些什么来安慰他，布莱曼那双凶狠的鲨鱼眼睛又向我们队列这头扫视过来。我一阵紧张。

他咆哮道：“听着——！有些人能够承受压力，而有些人却不行。我们希望今天就把你们区别开来，如果你们中的确有人不能承受压力的话。如果你们不行了——注意那些不祥之兆：首先，你会感到头部剧烈疼痛；接着你会看见颜色的闪动；再接着，你会产生军医们称为的‘听觉妄想’——海底传来的铃声，以及诸如此类的幻觉。

“如果你有了这些症状，立刻返回到水闸来。我们会把你拽进来，军医会使你脱离危险。

“但是要是你忽略了这些症状……”

他停了下来，冷峻的双眼看着鲍勃·埃斯科。鲍勃笔直站着，一声不响，不过我可以感到他的神经绷紧了。

“记住，”教官没有说完刚才的句子就继续说，“记住，如果你们没有通过这里的考试，你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可以在商业公司里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可不想让任何军校生为此去死。”

他看看手表。

“要说的就是这些了。费尔夫船长，把你的人解散吧！”

军校生船长费尔夫走到队列前方的中央，高声命令：“休

息，吃早饭！训练船 40 分钟后下潜，所有人员在穿上潜水设备前，先集合注射抗深海药剂。现在队列解散！”

鲍勃和我站着吃完饭，匆匆爬上绳梯。其他军校生大部分还在吃饭，不过鲍勃和我的心思不在吃饭上。这一方面是军校正在试验让我们吃一种深海伙食，这食物中有一股船肚水的臭味；再说，我们俩人都想看看大海上日出的景象。

时间还早着呢。星星还在头顶上闪烁，虽然此时地平线上已经有了光亮。长而昏暗的甲板上几乎只有我们俩人孤零零地站着。我们走到船边，用双手握住围栏。在鸭尾艏旁一只供应船正在卸下两只回音测深仪。这是用来测量和检查我们从深海筏下潜的距离。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把其中一只拉到甲板上。这两只回音测深仪都将安装在那里，由身穿“压得耐”抗压潜水服的高年级军校生来操纵，以便提供一份记录我们潜水成绩的永久性图表。

供应船格格地开走了。工作人员开始用螺栓固定第一只回音测深仪。鲍勃和我回头看着前方下面的碧蓝的水面。

他突然说：“你会成功的，杰姆。你不需要任何深海药物！”

“你也一样。”

他看看我，没有作声，然后摇摇头。“谢谢你，杰姆。但愿你说的对。”他注视着远处水面，眉头紧锁着。这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他曾经为克服徒身潜水的反应而奋斗。“深海幻觉，这是一个很好的名词，杰姆。可是它是可恶的东西。”他站起来笑了笑。“我要打败它。我一定要打败它！”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幸的是我也不必说什么。另一个

军校生从甲板那头朝我们走来。他和我们说了几句就站在我们旁边，看着水面。星星在天上闪着微光，周围的天空描出了一条光带。我不认识他。他是一年级的，毫无疑问，但不是我们班里的。

“多么奇特的景象，”他说，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海上总是这个样子吗？”

鲍勃和我互相看了看。一个彻头彻尾的旱鸭子——也许从某个印地安那的小镇来，还是第一眼真正看到大海。我带着几分优越感说：“我们会适应的。你是第一次和深海打交道吗？”

“深海？”他惊奇地看着我们，接着摇摇头。“我不是在谈海。我在说天空。你可以看到那么远！还有星星和升起的太阳。总是有那么多星星吗？”

鲍勃简单地说：“平常还有更多更多。你以前从未看到过星星吗？”

这位奇怪的军校生摇摇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惊讶。“很少看到。”

我们俩人都惊呆了。鲍勃低声问：“你叫什么？”

“克雷肯，”他说，“大卫·克雷肯。”他的黑眼睛朝我看着我。“我知道你。你叫杰姆·伊登。你的叔叔是斯图亚特·伊登——‘压得耐’的发明者。”

我点点头，他声音中的热切和敬畏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为叔叔的强力护膜“压得耐”潜水服感到骄傲，它能使压力自我抵消，这样人们才能到达海底。不过我叔叔告诉过我，不